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长篇小说

孙彦良荒诞小说系列

孙彦良◎著

琉璃女人

美是无罪的，有罪的
是对美的邪恶的利用。
对美的追求是无罪的，
有罪的是贪婪的扭曲的人性。
在欲望中挣扎，
在失落中领悟。
安静的假寐与佯装的热忱，
被富贵引诱又被富贵压迫。
阳光下，一地破碎的琉璃
映照出匆匆忙忙的人影。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琉璃女人

孙彦良荒诞小说系列

孙彦良◎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琉璃女人 / 孙彦良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10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5391 - 5

I. ①琉…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1138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9.5 字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邂逅	1
第二章 一夜情	9
第三章 回归原点	14
第四章 堕落	24
第五章 神秘的鬼屋	32
第六章 重逢	41
第七章 摆脱束缚	50
第八章 烦恼的伪装	55
第九章 进退维谷	63
第十章 流放地	67
第十一章 新生	73
第十二章 面具	85
第十三章 孤注一掷	97
第十四章 清除障碍	106
第十五章 因祸得福	113
第十六章 车祸背后	119
第十七章 初露锋芒	124
第十八章 借刀杀人	132
第十九章 败露	139

第二十章 复活	145
第二十一章 鬼敲门	155
第二十二章 谁杀了我的孩子	161
第二十三章 偷艺	165
第二十四章 恩情	173
第二十五章 复仇	179
第二十六章 斩草除根	186
第二十七章 下蛆	191
第二十八章 贪婪的覬觎	198
第二十九章 圈套	207
第三十章 决斗	218
第三十一章 反围剿	226
第三十二章 奸细	232
第三十三章 小白脸	240
第三十四章 无赖	246
第三十五章 目空一切	251
第三十六章 琉璃的魔力	259
第三十七章 手筋儿	271
第三十八章 苟延残喘	279
第三十九章 陷入泥潭	285
第四十章 追杀	289
尾 声	302

第一章 邂逅

那年严冬,石久一真不该选择那趟北极村之行,否则,不会爱上有妇之夫,成为琉璃女人。

当时,她还是一名二十二岁刚出头的留学生,以留学名义打工一年,就被移民局遣送回国,钱没赚到,还欠了一屁股饥荒。好在饥荒并不由她自己承担,她有个男友,叫王福来,他一直供养着她,供她念完大学又送她出国,打黑工这条路走不通了。福来安慰心灰意冷的久一:

“没关系,回来找个事儿做,不比国外差。”

国外的文明还只享受一点儿,就被打回原形,久一的情绪自然低落到冰点。福来为了安慰她,就鼓励她出外散散心,由她选择路线。久一在国外见过了阳春白雪,就鬼使神差地选择了独特的北极村。

那年严冬的北极村,就是个晶莹剔透的冰窖,空气稀薄,仿佛停滞不动,俨然一个透明的天然冰雕。呼吸费劲儿,须得不断搓手跺脚,推着寒风滚动,才可以获得足够的氧气儿。用冰天雪地来形容,根本无法说透极地的寒冷。

因为极寒,北极村之旅就成了败兴之旅,看不到北极光,只看到肆虐的寒流,封锁住所有的旅游线路,大家只得坐在大巴或宾馆房间里傻望着漫天暴雪。当时久一关心的不是景点观光,而是能不能飞离北极村。

旅行社为了帮助大家打发时光,在酒店里,每晚都会安排联谊舞会,久一在一旁看着大家玩儿得开心,却从来不参与。每当她坐下要看一会儿,总有个操南方嗓音的矮子钻出来,请她跳舞。她推说不会,矮子却纠缠不放,她只得无聊地回房间看电影。

这次,可能是最后一夜的原因,矮子穷追不舍,追到客房叫门,她

不给开，任他在门外敲着。她很害怕，就给福来打电话，一想距离如此远，怎么够得着？给导游打电话，导游却说：

“大家都在玩耍，你也一起来吧。”

“这个人太讨厌，你让他滚开。”

“都是一个团的，人家热情过了点儿，也正常，不会有什么歹意……”

久一对导游十分生气，就挂掉了。这种无赖，久一并不是没见过。她决定自行处理，就打开房门，指着矮子的脸，叫道：

“干吗？干吗？”

“小姐，你这么漂亮，我们交个朋友吧！”

“我不想和你交。你滚开！”

那人见久一一个人，又漂亮又可人，就要动手动脚，久一欲把门关上，却被他挡住，就往里挤。门被推开，把久一带个趔趄。久一正要叫喊，那人扑过来的身子就像遇到弹簧，向后飞过去，摔在走廊里。

“要流氓？找踹！”一个东北汉粗鲁地喝道。

久一惊魂未定，看到门口站着男人，竟然文弱俊秀。他指着走廊，还在继续骂道：

“看什么看？还不滚蛋！”

这时候，同室的女生从外面冲进来，关心地问：“小石，没事儿吧？”

女生叫陶淘，虽然和她打过一次照面，一直没有和她同屋住过。她是个公司高管，跟着她老总来出差，也同样倒霉地赶上这个倒霉团，却从未见他们随团活动过。

“没事儿。谢谢你。”

“要谢就谢我们吴总，他听到走廊叫声不对，就出来了，正好碰到这个无赖。你不用怕，把那人吓跑了。”

久一向吴总慌忙点头道谢，请他进屋来坐。

吴总并没想进来坐，却见久一如此漂亮，也有些吃惊。加上是手下的室友，就对陶淘说：

“你去回屋把咱自带的茶叶取来，在这儿请你这么漂亮的室友喝一杯。”

陶淘不情愿地转身往走廊那端走，回头回脑地看。

“快点，把烧好的开水也带过来。”

久一回身忙把散乱的衣服塞进皮箱，请吴总坐在沙发里。

“怎么，就你一个人？”

“是。”

“一个人出来旅游，多危险。”

“我刚回国，就想到北极村这儿来玩玩儿，没想到会遇到这么恶劣的天气，还有……无赖。”

“无赖也是个别的，还是好人多。”

吴刚看到久一的脸上有了块冻疮，忙对正进来的陶淘说：

“你去把冻疮膏取来，石小姐的脸被冻坏了。怎么这么不小心？”

陶淘答应着，将泡好的茶给吴总和久一分别倒上，却要坐下。

“快去，把冻疮膏取来。”

吴刚显得不高兴。陶淘似乎并不在乎，做出刚想起的神色，出屋取去了。吴刚歉意地说：

“我的这个陶淘部长，办事儿虽细，就是爱忘事儿，刚告诉完的，她就会忘。你别介意。”

“谢谢您。我一小在农村，总被冻伤，没关系，习惯了。”

“那是反复性冻伤，寒风一抽，就会犯，那你更应该注意。”

“是。”

久一突然很紧张，觉得这个寒冷的冬夜竟然这么温暖，是因为遇到吴总的缘故。她正要问他是经营什么业务的，陶淘进来了，将一管冻疮膏往桌上一放，对吴总说：

“董事长找你，关于这次协议的事儿。”

“明天再说。”

“董事长很急。”

吴刚不耐烦地说：“急有什么用？想打飞机回去，哪有飞机呀？明天再说。”

陶淘并不肯罢休，说：“董事长的视频，还在房间里等着呢。”

吴刚无奈，站起来冲久一说：“好了，我还要工作。再见。”

“您忙您的。再见！”

陶淘端着水壶，也对她歉意地点头说：“再见！”

一早，终于等到暴雪停止，机场开放，迎来几天未见的第一架飞

机,乘客再没有了游兴,只想着尽早离开这个鬼地方,堪称落荒而逃。

北极村机场是旅客逃离的唯一路径,乘客从简朴的航站楼出来,沿着栈桥,往机舱有序地疾行。石久一就混在其中,靓丽大方,鹤立鸡群。她身材姣好,步态轻盈,裹在裘皮大衣里,露出两条匀称健美的秀腿;她戴着棉口罩,只露出一对长而弯的漂亮睫毛,像蝴蝶一样地翕动,呼出的霜雾一团团地飘向脑后。

有的旅客如出笼的小鸟,站在飞机旁快乐地合影。久一却不敢,担心飞机飞不起来;即使飞起来,会像风车一样旋转……那么合影就成了永别。所以她只是闷头疾走,不敢多看这只“铁皮大鸟”。

久一带着脸部有块小冻疮的收获,边走边给福来打电话,告知平安的同时,抱怨福来不陪自己出来游玩儿,放心地让她一个人到这个鬼地方来体验死亡。福来在那边好像在搬货物,喘着粗气,直说抱歉,边上好像还有训斥的声音,听得出,福来的抱歉不光是给自己的。她就无聊地挂了,想着回去的天空,也未必比这里的天气好到哪儿去,走路就慢下来,无精打采。

无意中,久一回头望,已经看不到白茫茫的山岭,却希望从乘客中找到吴刚。当她意识到自己这个无意识行为时,吓了自己一跳,心咚咚地跳起来。可是煞风景的是,矮子腆着脸凑上来。久一转身就走,大衣角却被扯了一下。

“对不起,石小姐,我向你道歉。”

“用不着,离我远点儿。”

“别生气。我可以把我的头等舱让给你,算向你正式赔不是。”

矮子涎脸倒满是诚意。

“我最喜欢你们哈尔滨女孩儿的漂亮,您尤其漂亮。我们不能成为朋友,我就只想收藏你的这张登机牌,可以吗?”

这时,吴刚从后面走过来,站在两人中间说:“得到赞美,被大家喜欢,并不是什么坏事。交换一下也未尝不可。”

吴刚抽过来矮子的登机牌,将久一的交换给他:“好好收藏吧。”

矮子点头哈腰地道谢,冲着进入舱位的久一喊:“背面有我的手机号……”

吴刚一伸胳膊,把他推到后面,冷冷地说:“谢谢你。”矮子胆怯地后退两步,落到陶淘后面,小心地把登机牌放入口袋,一脸的尴尬。

久一坐进头等舱，竟然和吴刚并排，心就慌得要跳出来，不得不感谢这个色棍。可是入座后，吴刚却没了话，好像有心事，望着舷窗发呆。这时，她才有机会细看他，竟然是个帅哥。五官端正，棱角分明，皮肤细腻，手指纤长，衬衣洁白，皮靴锃亮，浑身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茉莉花香……

“冻疮好些了吗？”

吴刚并没有转头，却这样问，吓了久一一跳。她忙紧张地收回贪婪的目光，轻声回答：

“好多了，谢谢！”

久一伸到包里夹层，将冻疮膏拿出来，放在他的手上。

“干什么？”

“还你……谢谢！”

吴刚回头将冻疮膏放回她的包里，命令似的说：“给你了。我只用了一次，没毛病。”

“你也被冻着了？在哪个部位？”

久一过度的关心，导致声音有些颤抖。

“耳垂儿。每年只要寒风一吹，耳垂儿就会重复犯。在中学时踢雪地足球时冻坏的。”

“我看看……”

吴刚转过头，久一果然看到吴刚的右耳垂儿有点儿红肿。

“光给我用了，你没上吧？”

“我不用了，没事儿。”

“我给你上吧。”

久一旋开盖，将膏挤在手指肚上，尽管吴刚说着不用，还是将头侧过来，让她将膏液涂在患处。

这时，飞机才开始加速起飞了。

飞机一直在摇晃着，在几千米高空，像个老人，颤颤巍巍地飞行，大家都在提心吊胆。机长一直告诫乘客，不要离开座位，系好安全带，似乎随时有可能栽下去……

吴刚转过头，冲她微笑道：“真是一次难忘的旅行。”

“是呀。不过，倒挺刺激。”

“像坐过山车一样。”

吴刚侧脸认真地盯着她看，像发现了什么东西。

“你做过美容？”吴刚问，直截了当。

“我可以不回答吗？”

久一做出小女人的样子，娇羞地反问。

“当然可以，这是你的自由。不过，你真的漂亮，太漂亮了……”

吴刚说完，还是望向窗外，手里摆弄着登机牌。他第一眼就看到久一佩戴的首饰是假琉璃，实在忍不住鄙夷的神色，回头坏坏地问：

“有真首饰，为什么要戴假的呢？”

久一大惭，脸红到耳根儿，双手护住脖颈，不知如何回答。

吴刚从兜儿里掏出一串首饰说：“我是做琉璃首饰的，这个才是真的，正配你这么漂亮的女士。不用难堪，你遇到货真价实的主儿，你要走运了。现在就换成这个吧。”

久一愣怔着，不肯答应，也不否认。

吴刚打开锁环，示意她：“喏，送给你啦。”

久一的脖子上戴的，是福来送给她的，知道是假琉璃，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没想到碰到内行啦。徒然她增加了对福来的不满，便生气地推开吴刚的手，不快地说：

“对不起，我戴不起。你留着吧。”

久一难掩尴尬，把头埋下，翻看旅行杂志，刚好又翻到琉璃首饰宣传页。吴刚在边上说：

“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产品。”

久一一看，是“永祥”品牌，琉璃工艺品琳琅满目，却花里胡哨。久一故意捣毁道：

“不错，真不错。就是有点儿杂，没有突出特点，如果打上别的品牌标签，没人能看出是你们‘永祥’产品。这是一个品牌的失败。对不起，恕我直言。”

久一是潜意识里在为自己的难堪找平衡，故意说得一无是处，而吴刚听罢却眼前一亮，赞同道：

“看来你还真有研究，也很有见地，说得有道理。”

飞机又遇到寒流，抖起来，大家就把嘴巴闭上了。担心话太重，会危及到飞行安全。

久一把自己的脸埋在领子里，不让假首饰露出来。其实她太想和他聊了，只是觉得自己和他差距太大，他那么帅，那么有钱，怎么能靠近并拴住他的心，让他下飞机后，即便做不到茶不思饭不想，也要让他时常想起自己呢？

吴刚见久一不言语，以为她生气了，就说：

“你的名字真有趣，石久一——你是日本人吗？”

久一知道自己的妩媚所释放出的雌性气味，产生了作用。

久一莞尔一笑。

“登机牌上并不是我的名字，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吴刚笑笑，调皮地说：“保密。可以吧？你的名字很好听。”

久一觉得自己不能再装下去，她也实在装不下去，就尽量用淑女羞涩掩饰内心的欲望，做出慵懒的样子。

“我父母没文化，见我出生时像个鸡仔，就请家乡的一个老学究给我起了这么个可恶的名字。不瞒您说，我因为这个名字挨过揍。”

吴刚理解地说：“可以想象。如果你是日本人，我也想揍你。”

久一瞪起眼睛，又温柔下来。问：“为什么？”

“我们公司用的，就是日本技术。但是现在大家更看好欧洲技术，所以我们会做出调整。”

久一一直喜欢琉璃，买不起真品，就总到大学城北工艺品跳蚤市场买仿品。她有三件真品，也是琉璃，是杂牌，价格要比“永祥”便宜很多。她把真品收起来，佩戴仿品，丢了也不可惜。

“唔，对啦，昨天的话题儿还没唠完……你是从哪个国家留学回来的？”

“澳洲。”

“澳洲留学生多。学的什么专业？”

“产品设计。”

“噢！我说你这么内行。”

“什么内行？我是戴假首饰戴出经验了。”

久一还在为刚才的尴尬找台阶。

“你找到工作了吗？有兴趣来我公司，就找我。”

久一要昏过去了。她没想骗他，却怎么会顺口说出来呢？她用纤手给自己的嘴巴扇风，希望把谎言快速地从自己的语言中挥发掉。

“不相信吗?”

吴刚见久一迟疑,主动递上他的名片。这是久一要达到的目的。只是没想到会这么顺利,轻而易举。

“谢谢。可是,我是学生,还没有工作,没有名片。”

“没关系。我做留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样。”

“你也留过学?”

久一问完,就有些后悔,怕再聊就露馅儿了。

“澳洲。和你一样,我们是留友。你在哪个大学?”

吴刚的问题太让她难堪。因为她只是说说而已,在地图上去过,也只记得开奥运会的那个城市。

“怎么,刚离开校门,就不记得母校了?”

久一慌乱地点头,又摇头,说道:“不是的。我有点感冒,数九寒冬,真寒冷……”

吴刚恍然大悟,忙伸手关掉空调。

久一恨自己哪壶不开提哪壶。原来自己应付男人游刃有余,怎么一碰到吴总,就神魂颠倒了?

机身剧烈地抖动一下,向左侧倾斜。广播里播出安全通知,再次提醒乘客,收起小桌板,系上安全带。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第二章 一夜情

飞机经过几次盘旋,才改降在长春,因为哈尔滨上空正在下暴雪。

长春也在下雪,但无大碍。因为天色已晚,所有的乘客被请到机场周转区候机,期待着从空管那传来可以重新起飞的消息。久一觉得这倒是天意,她可以大摇大摆地并肩伴吴刚边走边聊。突然,她感觉到身后有双狼眼盯着自己,后背冷飕飕的,回头一看,正是陶淘。

同样是母性,久一能够感受到狼的领地被侵占的杀气。

“这天气,真是糟透了。”

久一抱怨着,她是在没话找话。

“有什么急事儿吗?”

“有一家外企,约的明天一早面试。看来很倒霉,明天要赶不去了。”

“哪家企业?”

吴刚的疑问总是让她难以回答,但根源还是久一总是信口雌黄,大话不过脑地说出,然后需要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自圆其说。她觉得累,就看到洗手间,便歉意地说:“我方便一下。”

“好的,一会儿见。”

吴刚笑着说,对身后的陶淘说:

“陶淘,叫公司来长春接我们,打电话了吗?”

陶淘显然一直盯梢盯入了戏,此时才如梦方醒,手忙脚乱地打公司电话。她的皮肤黝黑,像非洲人,佩戴的黑琉璃首饰,光彩照人。

待久一走出洗手间,没想到吴刚就在转弯处等着自己,大为感动。

“据说要一个小时候后才飞,只要明天八点前到达哈尔滨,就不会误事儿。”吴刚安慰着。

“没事儿。我本来也没有抱什么希望。可去可不去。”

陶淘在不远喊道：“吴总，有新通知，快走两步吧。”

“你去听吧，你的耳朵就行！”

“回声太大，我听不大清楚。”

“问一下工作人员。”

吴刚有些恼火，但他还很绅士地忍耐着，请久一到消费区喝杯咖啡。久一哪里会拒绝，坐在最显眼的地方，特意让陶淘能够打远就看到。

陶淘和其他乘客一道，在同航空公司吵。久一却不想吵，她感激他们误机还来不得呢。她一直观察着吴刚，觉得他一定有很大的背景，他那温文尔雅的气质，太吸引她了。她自信是这些旅客中最漂亮的，就安静地等待着，显得很有修养，并将优秀的身段展示在吴刚的视线里。

航空公司经过谈判，除了给每位乘客发份夜餐，还补贴一百元钱，并用大巴将大家拉到航空宾馆，安排住下，等待暴风雪过去。一旦过去，马上飞走，但要求乘客不得擅自离开宾馆。

“真倒霉。”陶淘气呼呼地抱怨。

“没事儿，住下吧。”

“公司要你赶回去开会！”

“怎么总开会？”

“不信你可以打给董事长问一下。如果不行，我就让公司派车来接您。”

“行李怎么办？”

“我带着，你先回去吧。”

“那么现在呢？”

“现在只能到宾馆休息。刚刚通知，一个小时后也不行，暴雪还在下，太平机场快没飞机了。”

“真能玄乎。把哈尔滨全没了，算老天有能耐。”

陶淘将宾馆钥匙交给吴刚。吴刚问：“怎么没有久一的？”

陶淘不高兴地说：“我怎么知道？”

久一听陶淘对吴刚说话的口气，不像普通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觉得诧异。她走向机场工作人员，也领了一把钥匙，而且是单间。她走向吴刚，故意在陶淘戒备森严的眼皮底下，对吴刚微笑着说：

“吴总,我在211房间。”

吴刚忙回答:“好哇,我在……”

他用目光问陶淘。陶淘像没听见似的,向走廊里走,小声说:“在里边。”

久一对付男人是有经验的,对付女人更有经验。她暗暗得意地笑了,知道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敲门。

果然,久一还没等把脸洗完,吴刚就来敲门。

“一会儿我要坐公司的车走,你跟我一起走吧。明天一早,你不是要赶着去招聘吗?”

陶淘在后面插话:“车子没座位了吧?”

“你问谁呢?”吴刚不高兴地反问。

久一微笑着道谢:“谢谢,我的行李还在飞机里,我是离不开的。”

吴刚回头问陶淘:“我们的行李也在飞机上,我们也离不开呀。”

陶淘解释道:“您可以,行李由我来带。”

“你的行李也由陶淘带着。”

陶淘听吴总这样说,快要哭啦。

“不可能。”

“那我也不可能离开飞机。人家以为我是恐怖分子呢!”

久一见这二位你一言我一语,扑哧乐了。

“谢谢吴总,我不会搭陌生人的车。”久一这样说,并没有请他们进来的意思。

敲门声再次响起。久一急着跑过去打开,却见是南方人矮子站在外面。

“怎么是你?”久一一脸的诧异。

“打扰了,石小姐,我能请你喝杯茶吗?”

久一呼地关上门。

久一用手挠着浑身起的鸡皮疙瘩,只想呕吐。

不一会儿,房门又咚咚响两下。久一也不理睬,继续看电视。三秒钟后,又响了两声,然后才传来叫门声:

“久一!久一,是我,吴刚!”

久一唿地从沙发上蹿起来,慌忙收拾一下,又照照镜子,才打开

房门。

吴刚进来,反身关上门,就将久一抱住,猝不及防。

“吴总,别……”

久一感觉到吴刚呼出的气体,滚烫着,仿佛内脏在燃烧。她最了解这时候的男人,什么甜言蜜语都会说出来,什么疯狂的举动都能做出来,一旦目的达到,就可能像一盆热水,扬在冰天雪地里。但是,她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久一,我一见你,就喜欢上你啦。认识您,是我此行的最大收获!”

吴刚疯狂地亲吻着久一的脖颈,气喘吁吁地表白着。

“我也喜欢你,吴总。”

久一将胸怀整个给了吴刚,让他在自己的沃土上驰骋。偏偏这时,门又咚咚响了两下。

吴刚恼火地停止。

门上又响两下,然后是陶淘的声音:“吴总,吴总,车子到了。”

吴刚有些扫兴,没精打采地说:“好哇。请你把我包里的礼品带过来一份。”

陶淘答应着快速去了。

久一主动抱住吴刚亲吻着。

“我们还能见面吗?”

“当然能。你随时可以打我的电话。”

“我可不是随便的女人,我是当真的。”

“我也是当真的。”

吴刚说完,仿佛要将她吸入骨髓里,令久一陶醉窒息。她不顾一切,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就将最甜的吻给了他……

门铃响起。

吴刚整理一下头发,打开房门,从陶淘手里接过个礼盒,亲手打开,放在茶桌上。

“久一,临走送你一件真正的琉璃艺术品。这是我父亲创业时做的第一代产品,都是手工制作,每件都不同,而且在脐下或腰带处,有签名和日期,算起来有几十年了,还算珍贵,送给你啦。”

久一受宠若惊,推辞道:“已经给我一件了,还……”